

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：记忆承载。欢迎前往关注阅读全文。

我们昨天聊了聊《风吹半夏》这部剧。

我说，90年代内地因为没有相关品种的期货，以至于半夏不能套期保值。她选择了赌，而且赌赢了。

很多人来问有关于赌的话题，我们再写一期。

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套期保值。

假如内地当时已经有了期货市场，半夏在黑海以735每吨的总成本决定购入的时候，她一定会参考当时国内的废钢行情。

如果当时国内是1200一吨，那么差价465就是她的净利润。如果她不想冒险，想要在黑海下订单的那一刻就确保自己的利润，就需要套期保值。

也就是说，她以1/10的价格作为保证金，在国内的废钢期货市场上做空5万吨，做空价是1200。

这样无论她的5万吨货到港的时候，废钢价格是多少钱，她的利润都是465一吨（减去运输期间做空的隔夜利息）。

因为如果到港之后，价格从1200变成了1400，她的5万吨货是多赚了200，但是她的空单亏了200；同理，如果价格从1200跌到了700，她的5万吨货是亏了500，但是她的空单赚了500。

这个过程就叫做套期保值。俗称不赌。

第二个问题，套期保值是一把双刃剑。

我们来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赵总不自己去黑海买货？外企资金既然这么庞大，都可以借给半夏几千万，自己去买，不是利润更高么？

原因很简单，你想想看，大公司为什么不自己创业而是到处收购创业公司呢？

因为风险管理。

半夏背后支持她的赵总作为外企驻国内的总经理，他一定是发现内地当时没有

期货市场。也就是说内地的废钢的价格是一个局部市场。它甚至可能都不跟着国际市场的价格走。

有可能当时国际市场上钢价都涨了，内地是跌的，或者反过来，内地涨了，国际上跌的。

价格不同轨的。

而这个不同轨和当时国内的政策有关，那时候是放开的过程中。所以剧中赵总让半夏等风来，实际上是在等政策来。

他凭什么那么笃定国内钢材价格会涨，而让半夏捂盘惜售，多半是因为当时国际市场上在涨，而国内反而跌。他不相信局部市场可以长期背离整体市场。

那么对于一个没有办法套期保值的生意来说，赵总显然需要手套。

手套的作用就是保护手。你为什么要戴上手套？因为你不确定会不会伤到手。

一个将军好端端的是不会动辄像甘宁一样亲自冲锋扮敢死队的，因为你不确定自己能否生还。

正确的做法是雇100个小分队，让他们去分别冲，我清楚里面会有人生还，但我不清楚亲自冲，我自己会不会是幸运儿。

其实你看懂了电视剧，会发现赵总物色了很多手套，包括里面的伍总，都是。只不过只有半夏敢赌到底。

这是非常正常的大公司策略，所以赵总是十分优秀的外企高管，在没有套期保值的年代里，他物色一个个半夏这样的屌丝小商人，帮他来规避风险。

大公司不创业，而是到处收购创业成功的小公司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这样算总账才是最便宜的。

那为什么我说套期保值是一把双刃剑呢？

道理很简单，你想一想，如果能够对冲，半夏的生态位还存在吗？

当然不存在了，假如能够对冲，赵总所在的大企业就会自己去黑海进货，而不会与半夏达成协议，让她去当先锋。

赌没有了，风险没有了，半夏逆袭的路也就没有了，她就只能做个收废品的，挣点辛苦钱了。

第三个问题，怎么看待半夏的赌？

昨天有人说，我不认同半夏的赌性。

你误解了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

赌这个字，拆开来看是什么？是贝者。贝壳就是货币，就是钱，贝者就是有钱人。

其实古人早就告诉你了，能赚到大钱的人，都是有赌性的，俗称富贵险中求。

至于为什么大家对于赌徒的印象都特别差，是因为平日里见到的大都是滥赌鬼。

你注意，我写的是滥，泛滥的滥，不是烂。

滥赌的意思就是没有风险管理的赌。那他当然注定是输的。

就像半夏如果吃到一次甜头，回回都去滥赌，指望运气帮她解套，那么她注定血本无归。

你可能一次当敢死队赚到第一桶金，你不可能指望回回当敢死队回回不湿鞋。

很显然，半夏并不是这种人，或者说，她的团队，整体上看，不是这种人。

半夏开局第一次就豪赌，我认为是明智的。

关于押涨跌，我曾经聊过一个人，日本战国时期的名将武田信玄。

他这个人一辈子，只赌过两次。第一次是出道的时候，他爹武田信虎也是一代名将，而且他弟弟也很优秀，他爹想要废长立幼，于是被信玄联合家臣把老爹放逐了。

我并不是因为他成功了所以说他这次赌的对，而是因为站在他的角度，如果不赌，他输定了，赌一把，兴许还有转机。

信虎非常长寿，即便他最后没有废长立幼，如果信玄不冒险驱逐他爹，一辈子都熬不出头的。

因为信虎是1574年死的，而信玄是1573年。明白这意思吗？他都没有他爹活得久，不冒险怎么可能上位？

信玄第二次赌博是临终。他一生都非常谨慎的用蚕食的方式扩大武田的地盘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选择了硬刚织田家和德川家，上洛。

战争非常顺利，他把德川家康打得尿裤子，躲在家里，城门大开，瑟瑟发抖，但是他最后病逝在途中，类似诸葛亮星落五丈原。

这次赌输了，但是也非常必要。

为啥？因为不赌不行呀。

无论怎么看，武田家的骑兵团都落后于时代，时代属于织田家的铁炮洋枪队。他只有利用自己最后的威望，魅力，辐射力，去和织田干一把，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。

就像诸葛亮为什么要北伐一样，时间不在蜀汉，时间在曹魏。等不起。

信玄一辈子就赌了两次，一次赢，一次输，都是非常正确的选择。

第一次不赌，他输定了；第二次不赌，他也输定了。既然不赌输定了，那么就应该赌。

站在这个视角下，半夏出场第一局给赵总当手套，冒险去黑海进货，冒险选择死扛，值不值？很值。

她只有这一个选项，除非她甘心一辈子当个收破烂的。

半夏第二次赌，选择杠杆拉满收购某个破产清算的国企钢厂，这是不理智的。

因为她没有非赌不可的理由。不过她运气很好，赵总挡住了她这次冲动。

所以我对押涨跌这种事的看法很简单，不是非做不可，那就不要做。如果非做不可，那就不要犹豫。

如果我不押涨跌，也能破局，那我犯不着走这条路；如果牌面已经到了我必须得押涨跌了，那我也决不能退缩。

如果你能够理解赌博的精髓，你回头看这些天我们聊放开这件事，你就会明白我真实的态度。

三年以来我一直告诉你，不可能一直封控。哪怕病毒不进化，死亡率始终像第一波一样，你也不可能自外于世界。

不现实。

这是同一个星球，从别人放开的第一刻起，我们注定没法独善其身。有些事儿怎么说呢，就像信玄，他总不能为了一辈子不冒险，就憋死在继承人的岗位上吧？

所以赌是一定要赌的，无非哪天。

与很多人关注的点不同，我这三年来几乎不怎么聊病毒本身，因为我也不是学医的，我也不懂。

我关注的时机一直都是经济上的。

我表达过，其实当下并不是最好的时机，最好是再等等，等美国陷入衰退，你趁机放开。那一下子把全球资本的预期真就吊牢了，此消彼长，你等于让自己成了唯一的选项。

问题是，这个再等等是多久，是一个月，还是一年？没人能给你打包票。

你现在知道做单和做人不一样了吧？

保尔森押注的时候，只需要对抗内心的压力就可以了。他很清楚，无论自己赌赢了，赌输了，这辈子始终是生活在豪宅里俯视中央公园的。

可问题是，并非每个人都是操盘手。

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影视作品，每每你觉得谋士提的上策特别好，但最后都不被采纳。

不是剧中的人听不懂哪个策略更好，而是实际上行不通。上策往往是要求最普

通的人表现出老A一样的水准，当然没法用，条件不允许。

所以很多时候，你不需要在网络上沉迷于和别人讨论什么策略好。不是策略的问题，是执行。

能执行成什么样，要看情况的。

我聊过这个道理，人是受到训练度影响的，团体是受到组织度影响的。

空性也知道空中转体三周半就能赢张无忌，问题是他转不了。

所以没必要纠结，因为纠结也没啥用，纠结只是无用功，纯粹的能量损耗。
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：记忆承载。欢迎前往关注阅读全文。